



弘一大師傳

天文探學深示星雲世界，未來最無去。

大師傳

林子青

弘一大師是我國近代新文化運動早期的活動家，中年出家後成爲佛教律宗有名的高僧。他雖然逝世四十三年了，但他的聲名仍爲國內外人士所仰慕。

弘一大師的前半生以李叔同（別名很多）馳名於藝術教育界，是我國最初出國學習西洋繪畫、音樂、話劇，並把這些藝術傳到國內來的先驅者之一。一八八〇年陽曆九月二十日生於天津一個富裕的家庭。俗姓李，幼名成蹊，學名文濤，字叔同，名號屢改，

法、金石尤爲愛好。他十三、四歲時，篆字已經寫得很好，十六、七歲時會從天津名士趙幼梅（元禮）學填詞，又從唐靜岩（育厚）學書法。這個時期和他交游的有孟定生、姚品侯、王吟笙、曹幼占、周嘯麟，同時友戚同輩有嚴范孫（修）、王仁安（守恂）、陳筵莊（寶泉）、李紹蓮等。還爲一點以前傳記未曾提到的，是他在遷居上海以前，曾以（文童）進過天津縣學，受過八股文（當時稱爲文）的嚴格訓練。

二

一般以李叔同爲世所知。他原籍浙江平湖，父名世珍，字筱樓，清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會試中進士，曾官吏部。後來在天津改營鹽業，家境頗爲富有。李叔同五歲時，他的父親就去世了。他有異母兄弟三人，長兄早年夭折，次兄名文熙，又名桐岡，字敬甫，是天津一個有名的中醫。他行第三，小字三郎。

李叔同，年十八，在母親作主之下與俞氏結婚。越年戊戌政變，他就奉母遷居上海。這時袁希濂、許幻園（鑠）等在城南草堂組織一個「城南文社」，每月會課一次，課卷由張蒲友孝廉評閱，定其甲乙。這一年，李叔同十九歲，初入文社寫作俱佳。許幻園愛其才華，便請他移居其城南草堂，並特闢一室，親題「李廬」二字贈他。李叔同的「李廬印譜」、「李廬詩鐘」、「二十孝經」、「毛詩」、「左傳」、「爾雅」、「文選」等，就是在這裏作的。這些著作已經失傳，只留下幾篇敘

文而已。這時他與江灣蔡小香、江陰張小樓，寶山袁希濂，華亭許幻園五人結拜金蘭，號稱「天涯五友」。許幻園夫人宋夢仙（貞）有『題天涯五友圖』詩五首，描寫五人不同的性格。其中有首云：「李也文名大似斗，等身著作膾人口，酒酣詩思湧如泉，直把杜陵呼小友」！就是詠他。這個時期，李叔同又與常熟烏目山僧（宗仰）、德清湯伯遲、上海任伯年、朱夢廬、高邕之等書畫名家，組織「上海書畫公會」，每星期出版書畫報一紙，由中外日報社隨報發行。這是上海書畫界最初出版的報紙。李叔同

（署名李漱筒）曾於該報刊登鬻書和篆刻潤例。

『南浦月』一闋留別上海，詞云：

楊柳無情，絲絲化作愁千縷。惺忪如許，繁起心頭緒。誰道銷魂，盡是無憑據。離亭外，一帆風雨，只有人歸去。

時因道路阻塞，未獲晤見其兄，在天津住了半月，仍回上海。他將途中見聞，寫成『辛丑北征淚墨』出版。他回上海以後，正好南洋公學開設特班，招考能作古文的學生二十餘人，預定拔優保送經濟特科。他改名李廣平應考被公學錄取。南洋公學特班

聘請蔡元培為教授，上課時由學生自由讀書，寫日記，送教授批改，每月課文一次；蔡氏又教學生讀日本文法，令自譯日文書籍，暗中鼓吹民權思想。一九〇三年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『法學門徑書』和『國際私法』，就是李廣平在南洋公學讀書時期所譯的。當時同學為蔡元培賞識的有邵聞泰（力子）、洪允祥（樵舲），王穀孫、胡仁源、殷祖伊、謝沈（無量）、李廣平（叔同）、黃炎培、項驥、貝壽同等，都是時之秀，後來成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。一九〇二年秋，各省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，李廣平也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資格，報名應試，考了三場未中，仍回南洋公學就讀。

一九〇三年冬，南洋公學發生罷課風潮，全體學生相繼退學，李叔同退學後，感於當時風俗頹廢，民氣不振，即與許幻園、

黃炎培等在「租界」外創設「滬學會」，開辦補習科，舉行演說會，提倡移風易俗。當時流行國內的『祖國歌』就是他為『滬學會補習科』撰寫的。此外他又為『滬學會』編寫『文野婚姻新戲劇本』，宣傳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。

一九〇五年四月，母氏王太夫人逝世，改名李哀，後又名岸。他以幸福時期已過，決心東渡日本留學。臨行填了一闋『金縷曲』，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。詞曰：

披髮佯狂走。莽中原，暮鴉啼徹，幾枝衰柳。破碎河山誰收拾，零落西風依舊。便惹得離人消瘦。行矣臨流重太息，說相思刻骨雙紅豆。愁黯黯，濃於酒。漾情不斷淞波溜。恨年來絮飄萍泊，遮難回首。二十文章驚海內，畢竟空談何有。聽匣底蒼龍狂吼。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羣生那惜心肝剖？是祖國，忍辜負。

讀來真是激昂慷慨，盪氣迴腸。「二十文章驚海內」，看他當時何等自負，但他感到空談畢竟是沒有用的。

三

李哀於一九〇五年秋東渡日本，首先在學校補習日文，同時獨力編輯『音樂小雜誌』，在日本印刷後，寄回國內發行，促進了祖國新音樂的發展。又編有『國學唱歌集』一冊，在國內發行，這些在中國新音樂史上都起了啟蒙作用。這時他和日本漢詩界名人槐南（森大來）、石埭（永阪周），鳴鶴（日下部東作）、種竹（本田幸）等名士時有往來，很得到他們的賞識。一九〇六年九月，考入東京美術學校，從留學法國的名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油畫。這個學校是當時日本美術的最高學府，分別用英語和日語授課。李岸初入學時，是聽英語講授的。當他考入東京美術學校不久，大概由於那時清國人（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稱呼）學油畫的少，所以東京『國民新聞』的記者特別前往採訪。其訪問記題為『清國人志於洋畫』，發表於明治卅九年（

一九〇六年十月四日的『國民新聞』，並登有他的西裝照片和速寫插圖。

據程溥『丙午日本游記』同年十月十三日訪問東京美術學校時記載，該校「學科分爲西洋畫、日本畫、塑像、鑄造調漆、詩繪（即泥金）木雕刻、牙雕刻、石雕刻、圖案等。西洋畫科之木災畫室，中有吾國學生二人，一名李岸，一名曾延年。所畫以人面模型遙列几上，諸生環繞分畫其各面。」現存李叔同的木炭畫少女像的照片，據豐子愷的題記，是李叔同最初學西洋畫時的作品，看來也許就是那時按照這個「人面模型」所畫的。

李叔同除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外，又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和作曲理論；同時又從戲劇家川上音二郎和篠澤淺二郎研究新

劇的演技，遂與同學曾延年等組織了第一個話劇團體「春柳社」。

一九〇七年春節期間，爲了賑濟淮北的水災，春柳社首次在賑災游藝會公演法國小仲馬的名劇『巴黎茶花女遺事』，李叔同（藝名息霜）飾演茶花女，引起許多人們的興趣，這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。歐陽予倩受了這次公演的刺激，也托人介紹加入了春柳社。

李叔同第二次公演是一九〇七年的六月，稱爲『春柳社演藝大會』，演的是『黑奴籲天錄』。春柳社在『開丁未演藝大會的趣意』上說：「演藝之事，關係於文明至巨。故本社創辦伊始，特設專部研究新舊戲曲，冀爲吾國藝術改良之先導。春間曾於青年會扮演助善，頗辱同人喝采；嗣後承海內外士夫交相贊助，

本社值此事機，不敢放棄。茲訂於六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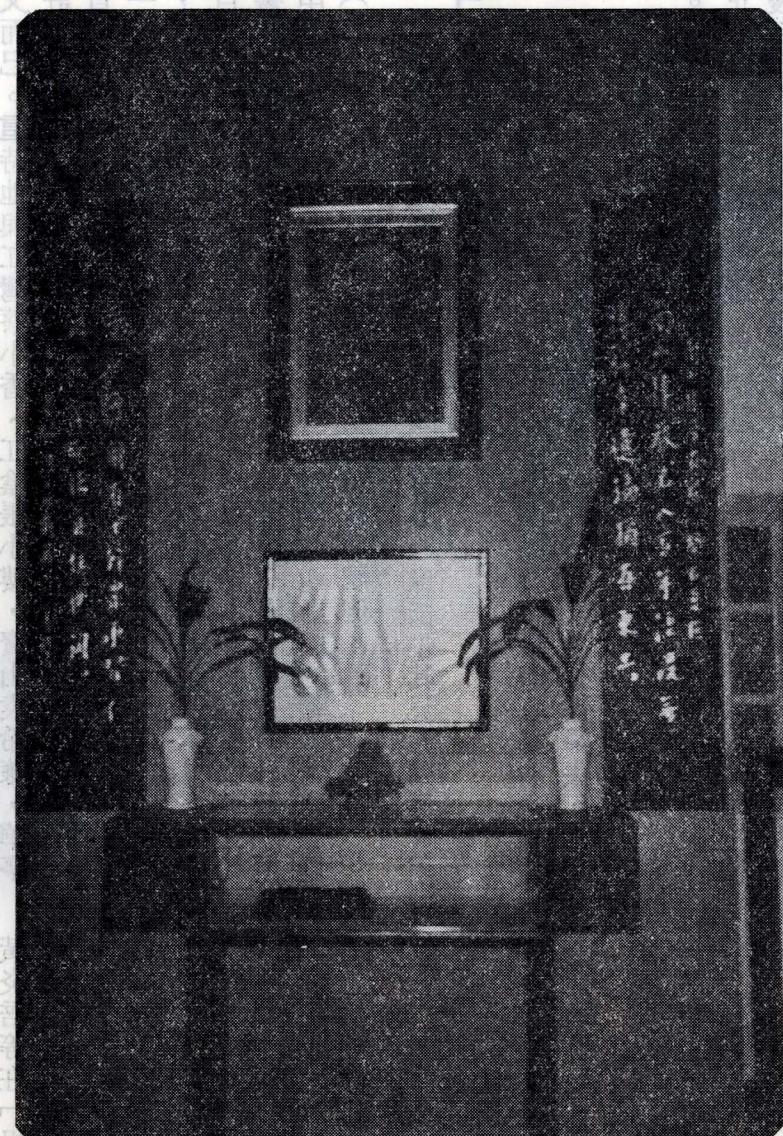
初一初二日，借本鄉座舉行『丁未演藝大會』，准於每日午後一時開演『黑奴籲天錄』五幕。所有內容概論及各幕扮

裝人名，特別左方。大雅君子，幸垂教

焉。一

法。盛載回音。春柳社第二次演出『黑奴籲天錄』，大會。得到日本戲劇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園弘。好評（見日本明治四十年（一九〇七年七月號『清國人之學念』）『早稻田文學』七月號『清國人之學念』）『早稻田文學』七月號『清國人之學念』）『早稻田文學』七月號『清國人之學念』）。

四



李叔同在日本留學六年，一九一〇年畢業回國。先應老友天津高等工業學

員。辛亥革命以後，他填了『滿江紅』一闋，表達他的懷抱。詞曰：

皎皎昆蒼，山頂月，有人長嘯。看囊底，寶刀如雪，恩仇多少。雙手裂開鼷鼠胆，寸金鑄出民權腦。算此生，不負是男兒，頭顱好。荆軻墓，咸陽道。攝政死，屍骸暴。盡大東去，餘情還繞。魂魄化成精衛鳥，血花濺作紅心草。看從今一担好山河，英雄造。

一九一二年春，上海『太平洋報』創刊，李叔同被聘為編輯，主編副刊畫報，曼殊的著名小說『斷鴻零雁記』就是在他主編的『太平洋畫報』發表的。這一年三月，他初次加入南社，並為南社的『第六次雅集通訊錄』設計圖案並題簽。同時在老友楊白民的城東女學，教授文學和音樂。這時他又與『太平洋報』同事亞子、胡樸安等創立『文美會』主編『文美雜誌』。這年秋天『太平洋報』以負債停辦。李叔同遂應老友經亨頤之聘，到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擔任圖畫和音樂教員，改名李息，號息翁。一九一五年，應南京高等師範校長江謙之聘，兼任該校圖畫音樂教員，假日組織『寧社』，借佛寺陳列古書字畫金石，提倡藝術，不遺餘力。

他在浙江第一師範初任教時寫過『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』、『西洋樂器種類概況』、『石膏模型用法』等發表於『浙師校友會』一九一三年發行的『白陽』雜誌誕生號，並且手自書寫，介紹西洋文學藝術各方面的知識。他教的圖畫，採用過石膏像和人體寫生，在國內藝術教育上是一個創舉。音樂方面，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許多名歌，同時又自己作歌作曲，對學生灌輸了新音樂的思想。學生中有圖畫音樂天才的，他特別加以鼓勵和培養。如後來成名的豐子愷的漫畫，劉質平的音樂，就是李叔同一手培養起來的。此校設有手工圖畫專修科，課餘還組織校友會，分運動、文藝兩部，文藝部並發行雜誌。一九一四年五月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到杭州師範參觀時，曾加以介紹說：「其專修科的成績殆視前兩江師範專修科為尤高。主其事者，為吾友美術專家李君叔同

(哀)也。」(見一九一四年商務出版『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』第一集)

這個時期，李叔同除從事西洋藝術教育，成立洋畫研究會推動外，對於祖國傳統的書法金石也是極力提倡的。他在學校裏組織金石篆刻研究會，名為『樂石社』，提倡金石篆刻，被推為社長，撰有『樂石社簡章』、『樂石社社友小傳』，南社著名詩人姚鶴齋撰有『樂石社記』介紹此社的宗旨及李息霜的藝術成就。這時浙江一師的師生中會篆刻的人很多，校長經亨頤別號(石禪)教員夏丏尊都是篆刻好手。同時他和西冷印社社長金石大家吳昌碩、葉舟等又是好友，因而和夏丏尊等加入西冷印社為社友。後來，他將出家，因此把生平收藏的印章都贈送給了『西冷印社』，該社社長葉舟為他在社中石壁上鑿了一個『印藏』收藏並加題記，以留紀念。近年從這個『印藏』取出拓印，共成四幅，其中多是陳師曾，經亨頤，夏丏尊等知名人士和他的許多學生所刻的。他自己刻的也有幾方在內。

李叔同在杭州期間，交往比較密切的，浙江第一師範的同事有夏丏尊、姜丹書、褚申甫；校外常往來的有馬一浮、林同莊、周俟生等。馬一浮早已研究佛學，是一位有名的居士，對他的影響特別大，但他這時只看一些理學書和道家的書類，佛學尙談不到。有一次，夏丏尊看到一本日文雜誌有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，說斷食是身心「更新」的修養方法，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、耶穌，都會斷過食。說斷食能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，並且列舉實行的方法。李叔同聽後決心實踐一下，便利用一九一六年寒假，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實行。經過十七天的斷食體驗，經過良好，他取老子「能嬰兒乎」之意，改名李嬰，同時對於寺院的清靜生活也有了一定的好感，這可說是他出家的近因。他斷食後寫「靈化」二字贈其學生朱鯤；將斷食的日記贈褚申甫，又將斷食期間所臨的各種碑刻贈與夏丏尊。從此以後，他雖仍在學校授課，但已茹素讀經，且供佛像了。過了新年，即一九一七年，他就時常到虎跑定慧寺習靜聽法，這年舊曆正月初八日，馬一浮的朋友

彭遜之忽然發心在虎跑寺出家，恰好李叔同也在那裏，他目擊當時的一切，大受感動，也就皈依三寶，拜虎跑退居了悟老和尚爲師。演音的名，弘一的號，就是那時取定的，從此馬一浮常借佛書給他閱覽，前後借給長水大師『起信論筆削記』、『靈峯毗尼事義集要』；『寶華傳戒正範』等。他也常到虎跑寺去請問佛法。是年九月，他寫了「永日視內典，深山多大年」一聯，呈法輪禪師，自稱「嬰居士息翁」就是這時的紀念。

五

一九一八年舊曆七月十三日，李叔同結束了學校的教務，決心至虎跑定慧寺從皈依師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，正式名爲演音，號弘一。出家後，別署很多，常見的有一音、弘裔、曇昉、論月、月臂、僧胤、慧幢、亡言、善夢等，晚年自號晚晴老人，二十一老人等。他出家以前，將生平所作油畫，贈與北京美專學校，筆硯碑帖贈與書家周承德，書畫臨摹法書贈與夏丏尊和褚申甫，衣服書籍贈與豐子愷、劉質平等，玩好小品贈給了陳師曾，當時陳還爲他這次割愛畫了一張畫。

同年九月，他到杭州靈隱寺受具足戒，從此成爲一個「比丘」。他受戒以後，看了馬一浮居士送他的『靈峯毗尼事義集要』和『寶華傳戒正範』，覺得按照戒律規定實不得戒。他是事事認真的人，因此發願研習戒律，這是他後來發願宏揚律學的因緣。

弘一大師受戒之後，先到嘉興精嚴寺訪問了范古農居士，在精嚴寺閱藏數月，又到西湖玉泉寺安居，專研律部。他因杭州師友故舊酬酢太多，而且慕名的人又不斷來訪。一九二〇年夏，假得弘教律藏三帖，決定到浙江新城貝山閉關，埋頭研習。這時在玉泉寺同住的程中和居士即出家名弘傘，和他同到貝山護關。因爲貝山環境不能安居，越年正月重返杭州玉泉寺，披閱『四分律』和唐代道宣、宋代元照的律學著述。

一九二一年三月，由於吳璧華、周孟由二居士的介紹，到溫州慶福寺閉關安居，從事『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』的著作，並親自以工楷書寫，歷時四載，始告完成。出版後部分寄贈日本，很受日本佛教學者的重視。此後幾年間，他出游各地，會到普陀參禮印光法師，又到過衢州蓮花寺寫經，爲參加金光明法會，一度到過廬山大林寺；不久又回杭州，在招賢寺整理華嚴疏鈔，繼在常寂光寺閉關。後來爲了商量『護生畫集』的出版，也到過上海江灣豐子愷的緣緣堂。這時葉聖陶（紹鈞）先生寫了一篇『兩法師』（介紹弘一與印光）散文，發表於『民鐸』雜誌，後來收入葉氏『未厭居習作』，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，並作爲活葉文選，爲中學生所愛讀，於是聞名全國。

一九二八年冬，弘一大師爲了『護生畫集』的事又到了上海。偶然遇到舊友尤惜陰與謝國樑（後來尤氏出家名演本，謝氏出家名寂雲）二居士將赴暹羅（今泰國）弘法，在滬候輪，大師一時高興，便參加了他們的南行弘法團。船到廈門，受到陳嘉庚胞弟陳敬賢居士的接待，介紹他們到南普陀寺去住。他在這裏認識了性願、芝峯、大醒、寄塵諸法師，被懇切地挽留，後來尤謝兩居士乘船繼續南行，而弘一大師就獨自留在廈門了。這是他初次和閩南結下的因緣。不久，由於性願法師的介紹，他就到泉州南安小雪峯寺去過年。這一年冬天，夏丏尊、經亨頤、劉質平、豐子愷等，募款爲他在浙江上虞白馬湖蓋了一座精舍，命名「晚晴山房」。後來又成立一個「晚晴護法會」，在經濟上支持他請經和研究的費用。他後來從日本請來古版佛經一萬餘卷，就是這個晚晴護法會施助的。一七二九年春，他由蘇慧純居士陪同，自泉州經福州至溫州。在福州候船時，他和蘇居士游了鼓山湧泉寺，在寺裏發現了一部未入大藏的『華嚴疏論纂要』，歎爲稀有，因發願印刷二十五部，並擬以十二部贈與日本各大學。在他晚年的十四年間（一九二八—一九四二），最初幾年雖然常到江浙的上海、溫州、紹興、杭州、慈谿、鎮海各地雲游；但自一九三七年以後，除了一度應倓虛法師請到青島湛山寺講律，小住數月之外，整個晚年都是在閩南度過的。他常往來於泉廈之間，隨緣居住。

。在廈門他先後住過南普陀、太平岩、妙釋寺、萬壽岩、日光岩、萬石岩和中岩等處。抗戰初期，一度到漳州、住過南山寺、瑞竹岩和七寶寺。他與泉州特別有緣，曾住過承天寺、開元寺、百原庵草庵、福林寺、南安小雪峯、慧泉、靈應寺、惠安淨峯寺、靈瑞山、安海澄渟院、永春蓬壺普濟寺等處。前後親近他學律的有性常、義俊、瑞今、廣洽、廣究、曇昕、傳貫、圓拙、仁開、克定、善契、妙蓮等十餘人。一九四二年秋病革，書二偈與諸友告別，偈云：

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執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
問余何適？廓爾亡言。花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。

同年十月十三日（舊曆九月初四日）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，享年六十三歲，彌留之際，還寫了「悲欣交集」四字，一面欣慶自己的解脫，一面悲憫衆生的苦惱。這末後一句，真有說不盡的「香光莊嚴」。滅後遺骨分葬於泉州清源山彌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，這兩處都分別為他建了靈塔。

六

由一個濁世公子，而留學生、而藝術教育家、最後成爲律宗高僧的弘一大師，早年才華橫溢，在藝術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。其爲人可謂「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」的典型了。他雖避世絕俗，而無處不近人情。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的，是他的多才多藝和認真的精神。他一生做人確是凡事認真而嚴肅的。他要學一樣就要像一樣，要做什麼就要像什麼。古人有話說：「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爲」。他既出家做了和尚，就要像個和尚。在佛教許多宗派中，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，所謂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他不但深入研究，而且實踐躬行。馬一浮有詩輓他說：「苦行頭陀重，遺風藝苑思。自知心是佛，常以戒爲師」，讀此可謂如見其人了。

弘一大師的佛學思想體系，是以華嚴爲境，四分律爲行，導歸淨土爲果的。也就是說，他研究的是華嚴，修持弘揚的是律行

，崇信的是淨土法門。他對晉唐諸譯的華嚴經都有精深的研究，會著有『華嚴集聯三百』一書，可以窺見其用心之一斑。

我國佛教的律學，古譯有四大律，即『十誦律』、『四分律』、『摩訶僧祇律』，『五分律』，到了唐代義淨留學印度回國，又譯出『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』許多部，後人稱之爲「新律」。他初出家時學的是「新律」，即『有部律』。這是唐代義淨所譯的戒律，通行於當時的印度。弘一大師稱讚義淨博學強記，貫通律學精微，實空前絕後的中國大律師。他初學有部律時，寫過『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記』，『自行鈔』和『學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入門次第』，對有部律是深深用過苦功的。

後來他因友人之勸，改學『四分律』。因爲現存的四大律之中，『十誦』，『僧祇』，『五分』三律，後來研究者少，其註釋至今已無一存；而『四分律』獨盛，註疏也多存在。唐道宣所著有『四分律行事鈔』，『戒本疏』，『羯磨疏』，稱爲南山三部。宋杭州靈芝元照，著三部記解釋道宣的三大部疏，即『行事鈔資持記』，『戒本疏行宗記』，『羯磨疏濟緣記』，稱爲『三疏』，『三記』。南宋禪宗大盛，律學無人過問，這些唐宋諸家的律學撰述，悉皆散失。到了清初，惟存『南山隨機羯磨』一卷。明末蕩益大師不見古代疏記，只能寫出『毗尼事義集要』而已。到了清末，這些唐宋律學著述，才自日本再傳中國。所以他窮研『四分律』，看了唐宋律學著作之後，化了四年時間，著成『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』。此書和他晚年所撰的『南山律在家備覽畧篇』，是他精心撰述的兩大名著。

弘一大師認爲正法能否久住，在於『四分律』能否實踐。一九三一年二月，他在上虞法界寺佛前，發專學南山律誓願。一九三三年曾集合學者十餘人於泉州開元寺尊勝院研究律學，稱爲南山律學苑；根據日本請回古版律書，圈點南山三大部並講律修持。試讀這時他爲南山律學苑撰的一聯，可以概見他晚年的志願。聯云：「南山律學，已八百年湮沒無傳，何幸遺編猶存東土；晉水僧園，有十餘衆承習不絕，能令正法再住世間」。